





第一〇三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墨客	道山	國老	鐵園	珍席	泊軒	東軒	侯鯨	玉壺	湘山	續山	隨手	聞見	甲申	畫塢	談公	孫公	後山	龍川
揮犀	清話	談苑	叢談	放談	宅筆	筆錄	錄史	野錄	野錄	附甲申聞見二錄補遺	雜錄	近錄	雜記	錄苑	圃談	叢志	略志	

宋彭乘撰：六七三	宋王璋撰：六四五	宋王君玉撰：六三一	宋蔡條撰：五五一	宋高晦叟撰：五三三	宋方勺撰：五〇七	宋魏泰撰：四一五	宋趙令時撰：三五五	宋釋文瑩撰：二八三	宋釋文瑩撰：二二五	宋王鞏撰：二一一	宋王鞏撰：一九一	宋王鞏撰：一七九	宋張舜民撰：一五五	宋孔平仲撰：一一九	宋孫升語：九五	宋陳師道撰：六一	宋蘇轍撰：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龍川畧志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毓汶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勝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龍川畧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龍川畧志十卷別志二卷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案晁公武讀書志載龍川畧志六卷別志四卷稱轍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門閉目追維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其秋復紀四十七事此本龍川畧志作十卷別志作二卷畧志凡三十九事較晁公武所紀少一事別志則四十八事較晁公武所紀又多一事蓋商維藩刻本離析卷帙已非其舊又誤竄畧志中一事入別志中並輟序所稱十卷之文亦濬所追改也畧志惟首尾兩卷紀襍事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論朝政蓋是非彼我之見至謫居時猶不忘也然惟記衆議之異同而不似王安石曾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提要

布諸日錄動輒歸怨於君父此轍之所以為
轍歟別志所述多耆舊之餘聞朱子生平以
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舊怨極不滿於二蘇
而所作名臣言行錄引轍此志幾及其半則
其說信而有徵亦可以見矣乾隆四十六年
十月恭板上

欽定四庫全書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龍川志
提要

龍川畧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
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
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公皆不許入哀橐中
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比風雨
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
間既數月韭蔥葵芥得雨盆出可道可烹蕭然無所復
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學家
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聩亦
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
得一二而或詳或畧蓋亦無足記也遂執筆在傍使書
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畧志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引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卷一

宋 蘇轍 撰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予幼居鄉間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謁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曰郢震雖賢其不及綰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子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燒金方術可以授人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

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樂術

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老僧當傳人而患無

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

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能不為正當傳

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

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

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

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遺喪者有失官者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

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

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

一分軾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煨之鎔即

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

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

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

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

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于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于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為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方大類扶風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一

養生金丹訣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予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無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

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 and 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柴繁而實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哉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一

四

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司者以大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為強盜當死予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諱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即曰此風狂人也釋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棄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徑而下顧憐我告以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為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從之因教導引行氣數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興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饑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有餘即以與人勿畜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善待之因為與言吾昔登科謁退傅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慎勿刑也吾請其故公公曰吾少以為射洪令縣方捕劫盜弓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劫者也吾

視其人非禿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劫也吾告之曰吾視汝非劫者耳曰公真不可得我誠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公笑如期即至曰我師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固知公未能也有樂在此可日服一九藥盡我復來見公藥可數合許貯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真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壽貴極人臣若求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曰此未嘗以刑加一道人君貺熟視予曰君亦貴人也勿忘張公之言予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為戶部侍郎稅居張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遣公退如逆旅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

所服藥皆下命埋之第中三清堂後沐浴盛服卧帳中
使妓奏琵琶移時不止發帳視之公則蛻矣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卷一

七

龍川畧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卷二

宋 蘇轍 撰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
知單驟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
驟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驟既言其畧復歎曰古人論
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卷二

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
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實可
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
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
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
下之異方人心港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
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
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

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從事有一
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
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為道張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
羣勾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髓全者遁以學
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
臑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
引家所謂夾脊竅闕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
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九

二

王江善養生

向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自苦嘗大
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宛丘常鑿角
戴花小兒羣聚拚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
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
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
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為西京漕至陳欲見
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掾之明

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
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伴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
寧中予為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
衰不能劇飲如往日笑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嚼輒
中止而嚙若喉中時有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
日言及養生事江哂然欲罵予曰予以畏罵久無所問
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聞卷求之雖
不盡得亦過半矣顧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呂公
來其如我何而況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決
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
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毆箠
一日閉門不納我俛待其門者累日忽發憤棄之而逃
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
古招劍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為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
即逃去遂不知所存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九

三

高安可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而謂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而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灌漑子而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急雖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急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生嘗約予會宿既而不至予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出也否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故遊何所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同耳君若見此去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曰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不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

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奉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為正也予曰奉氣從生說可矣至於奉性奈何生不荅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曰不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奉性今有夢見之異則性不全矣予不荅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不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白見腫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敲息已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終棄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禮槁死無為也是時予見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為驛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台還京師蜀僧法

震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

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脰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予觀趙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然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所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

欽定四庫全書
假者耶

龍川畧志
卷二

六

龍川畧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卷三

宋 蘇轍 撰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熙寧三年予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時參政王介甫副樞陳瑒叔同管條例事二公皆未嘗知予者久之介甫召予與呂惠卿張瑞會今私第出一卷書曰此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卷三

青苗法也君三人聞之有疑以告得詳議之無為他人所稱也予知此書惠卿所為其言多害事者即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頰皆赤歸即改之予問謁介甫介甫問予可否予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錢雖富家不免如違限則鞭笞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矣唐劉晏掌國用未嘗有所假貸有尤其靳者晏曰民使錢

非國之福吏以法責督非民之利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不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故自掌利柄以來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又何必貸也晏之所言則漢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舉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長當徐議而行之此後有異論幸相告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法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占議事閱條例司所撰諸法皆知其難行而廣廉常言乞出度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

二

牒數十道幣而依關中漕司行青苗事春利秋以侔利與惠卿所造畧相似即請之以出施河北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予在條例司王介甫問南鹽利害對曰舊說有三而已其一立鹽綱賞格使官鹽少拌和則私鹽難行其二減官價使私販少利其三增沿江巡檢使私販知所畏若三說並用則鹽利宜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介甫曰不然但法不峻耳對曰今私鹽法至死非不峻也而終不可止將何法以加之介甫曰

不然一村百家俱販私鹽而敗者止一二其餘必曰此不善販安有敗此所以販不止也若五家敗則其餘少懼矣十家敗則其餘必戢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人知必敗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謂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也對曰如此誠不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為他變矣一日優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今難及矣天禧天聖以前錢猶好非今日之比故盜鑄難行然是時官鑄大率無利蓋錢法本以均通有無而不為利也舊一日鑄八九百耳今歲務多以求利今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

五

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寧初止此間後又增二千矣錢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但稍復舊法漸止矣介甫曰何必鑄錢古人以銅為器皿精而能久善於瓷漆今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勾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甚厚對曰自古所以禁鑄銅為器皿者為害錢法也今若不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為器矣介甫曰鑄錢不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為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器亦將不售介甫

曰是不難勒工名可也不對而退其後銅器行而錢法壞

論權河朔鹽利害

張端與予同在條例司賜叔門下士也深非介甫論事時對予深言予曰君如此意將何事曰河朔財賦常患窘急然鹽獨未權今權之利不貲矣予曰予頃在河朔聞鹽本未稍詳河朔地鹹民刮鹹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權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無使者多法極苦之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三

四

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千萬緡而罷權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置橋作感恩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仁宗朝王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權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隄國信之勞比之諸道為苦恐不宜復權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為朕撰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斗

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京聖詔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樓木亭上及賈公由并守魏而提刑降向密奏乞行權法託以他事入朝廷議之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同至騎山樓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權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君奈何復言此論曰我初聞疑此不急君知之詳也即不敢措口然元豐間竟聽議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三

五

陳陽叔雖與介甫共事而意本異所唱不深和之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然莫敢言者予見陽叔陽叔逆問曰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心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利害所在謾遣出外總捕諸事也陽叔曰若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事

無所措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

何以異此賜叔曰吾昔奉勅者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

輩所請皆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賜叔又曰

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深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不便

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賜叔曰予及惠卿語於密院曰

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

今當遣使宜得以議可以一劄子乞惟行之惠卿覺非

其黨中急不樂謾具草無益也然介甫竟不得賜叔會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卷三

中事及朝廷將命相以讓賜叔賜叔既得位不復肯行

條例事三人遂相失天下謂賜叔為餐相

龍川畧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卷四

宋蘇轍撰

許導議法雖云而能活人以待福

知潤州許導嘗為法官奏讞婦人阿雲謀殺夫不死獄

以按問欲舉乞減死舊說聞殺劫殺聞與劫為殺因故

按問欲舉可以減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士大夫

皆知導之妄也時介甫在翰苑本不曉法而好議乃主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畧志

卷四

導議自公卿以下爭之皆不能得自是謀殺遂有按問

然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犯者自言皆不得為按問時欲

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為按問天下皆厭其說予至齊

齊多劫盜而不知法有按問則未有盜而非按問者二

人同劫先問其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其右則按問在右

故獄之死生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又有甚者捕人

類多盜之鄰里所欲活者輒先問之則死生又出於用

情予見而歎曰惜哉始議按問者之未究此弊也因以

語齊守李誠之誠之亦嘆曰吾儕異日在朝當幸此弊予曰雖然遵議則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誠之曰信然奈何而可予曰昔劫盜賊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幾可耳後十餘年謫居筠州筠守許長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歎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墨志
卷四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曲隄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秘書坐高者尤矯縱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妾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妬害自沉死及還齊其父母邀賄謝不滿意訴之長請令張次山取證左治之亦無他矣會次山之婢本周氏隸也自牖窺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即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刺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與及此稱善予曰使我為長請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

民間如此事不為少也偶一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為明彼不知者獨何幸高獨何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及

契丹來議和親

予從張安道判南都問契丹遣汎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揮遣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墨志
卷四

吏分畫使者出各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辦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慶厯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許燕人有梁濟世為雄州謀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仁宗性畏慎時呂許公為相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當徐議以答之者耳無深憂也仁宗深以為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輒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也今兩